

被發聲明稱曾計劃離境 羅麻禮斯要移民局道歉

本報訊：前眾議長馬丁·羅麻禮斯（Martin Romualdez）的陣營7月24日週五要求移民局撤回其「毫無根據」的聲明並道歉。此前，移民局發出聲明稱他曾計劃離境，儘管廉政法院實施出境限制。

羅麻禮斯是禮智省第一區眾議員，因涉嫌涉及防洪工程腐敗醜聞而受到監察署的調查。

Solis Medina Fajardo & Malilong律師事務所所在7月24日向移民局局長維亞多（Joel Anthony Viado）發出信函，要求移民局披露相關聲明的信息來源、解釋為何公開、說明授權發佈聲明的官員，並撤回任何暗示前眾

議長意圖逃離菲國的聲明並道歉。

該律師事務所表示，其抗議源於移民局發言人桑多瓦爾（Dana Sandoval）7月21日的聲明，她表示移民局「收到信息稱有（出境）計劃但未能實現」。

此前，助理監察專員克拉瓦諾（Mico Clavano）在監察署收到羅麻禮斯曾試圖離開菲律賓的信息後，呼籲邊境安全和執法機構加強管制並密切監測菲國邊境。

該律師事務所說：「羅麻禮斯眾議員從未採取任何行動逃避任何合法法院命令或司法程序，或使自己置身於菲律賓當局管轄範圍之外。」「缺乏相關證據之下，移民局的

聲明完全是毫無根據、不負責任的，且對我們的當事人造成嚴重損害。因此，立即撤回和公開道歉是恰當的。」

週六，移民局堅持桑多瓦爾的聲明。

維亞多在一份聲明中說：「移民局此前就未實現的出境計劃所發表的聲明，是關於2026年4月的一次所謂旅行。」

「移民局的聲明指的是移民局當時可獲得的信息，且僅為回應合法的媒體詢問。移民局並未主動發起有關此事的公開討論。」

維亞多補充說，羅麻禮斯「瞭解與此事相關的適用移民記錄和出境限制」。

羅麻禮斯的律師主張，出境限制「不是

公開評論、討論或猜測的適當主題，更不用說傳播未經證實、虛假或捏造的信息」。

他們警告，如果移民局未能採取「糾正行動」，羅麻禮斯將尋求法律手段。

維亞多說：「移民局鄭重地拒絕關於傳播虛假或捏造信息的指控。我們仍致力於提供誠實、準確和負責任的公共信息，同時尊重正當程序和所有人的憲法權利。」

他補充說，移民局「將繼續專業、公正並依法地履行其職責」。

他說：「我們的行動和公開聲明將始終以經核實的事實、良好治理和法治為基礎。」

羅尼叔叔每日步行2萬步 為岷倫洛區流浪貓餵食

本報訊：當馬尼拉尚未完全甦醒、街道仍然人煙稀少、四週一片寧靜時，75歲的岷倫洛區老居民「羅尼叔叔」（Uncle Rooney）已開始出發。

不是為了運動，不是為了消磨時間。

而是為了在岷倫洛區、杜杜萬和仙杏古律示陰暗角落裡等待著他的流浪貓。

他手提幾袋貓糧，穿梭於熟悉的街道，在大多數人不曾留意的街角駐足。他輕聲呼喚，幾乎就在同一時間，牠們便陸續現身。

有的從手推車下鑽出、有的從停泊的貨車後方走出、有的則從狹窄的小巷裡跑出。

有些仍帶著幾分戒心，有些則早已篤定地迎向他。

牠們認識他。

他說：「當我呼喚牠們時，牠們就會出來。就像牠們知道該吃飯了。」

這始於2015年，起初只是餵養岷倫洛區附近的幾隻貓，後來逐漸發展成他無法放棄的每日儀式。

他已不再計算。大多數日子裡，數十隻貓在他的路線上與他相遇，有時更多，取決於他經過的地方。

數量隨著時間改變，但責任始終存在。

每天餵貓的習慣，也從未間斷。

羅尼叔叔在經營了37年的電子維修店退休後，他的日常生活都是圍繞著這些散步展開的。

他獨自生活，他說這讓他能完全投入到如今填滿他時間的例行公事中。

他每天步行約2萬步，即使膝蓋漸弱、聽力漸衰。

他說：「在我這個年紀，膝蓋已經不行了……但還能走路仍然是一種福氣。

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我還能為別人做些事。」

曾經單純的行動，如今已昇華為意義。

他說：「如果我不餵牠們，我的一天就

不完整。真的感覺少了什麼。」

這項例行公事需要付出代價。

大多數日子裡，他花費約2000至3000披索購買貓糧，當沿途出現新的流浪貓或小貓時，費用有時會更多。

有些貓喜歡魚，有些喜歡乾糧，所以他會根據牠們的喜好調整。

有時會有捐款，特別是在他的故事開始在網上流傳之後。

但支持不穩定，大部分費用仍來自他自己的積蓄。

他的照顧不僅限於餵食。

當他遇到受傷的貓——被車輛撞倒或被遺棄在路邊虛弱的貓——他會帶牠們去診所，有時花費6000至8000披索，只為給牠們一個生存的機會。

在此之前，他曾嘗試餵養流浪兒童，但因感到挫折而停止。

他說，有些孩子會拒絕食物或浪費食物。

這段經歷讓他灰心。

後來，在岷倫洛區，他開始餵養流浪貓，從未真正停止。

現在，他沿途停留的每一個地方，對牠而言都已熟悉無比。

有些貓牠記得，有些他甚至視為最愛。

當牠到達時，牠們出現，幾乎像一直在等待。

即使下雨也無法阻止他。他穿上雨衣繼續前進。

每天踏上餵貓之路時，沒有觀眾注視，也沒有任何掌聲或讚譽在終點等著牠。。

只有同樣的街道、同樣的角落和同樣安靜的期待。

每一天早晨，他從不缺席。

因為在他每天走過的路上，在昏暗的小巷裡，在停泊貨車的車底下，總有一些生命在等待著他再次到來。

造平台，它可能面臨限制中國投資者、供應商、技術或市場的壓力。馬尼拉可能因為維持華盛頓認為戰略上不便的商業關係而在經濟上受到懲罰。

這將與獨立外交政策和戰略自主的邏輯相矛盾。菲律賓應該使其夥伴關係多元化，而不是用對美國的依賴取代對中國的依賴，然後召開記者會宣布獨立。經濟多元化擴大了選擇。集團紀律則限制了選擇。

菲國在東盟中的地位使這個問題更加敏感。東盟對技術、人工智慧和區域供應鏈的態度通常強調開放、包容、互通性以及與多個夥伴的合作。

菲律賓不能在高峰會宣言中認可東盟中心性，同時悄悄地圍繞一個排他性的大國框架重組其工業未來。這不是避險。這是兩面手法——在會議廳裡談論東盟中心性，在簽約時談論聯盟政治。

結論

因此，對「矽和平」的最終判斷不應是意識形態的。不應僅因為它是由美國主導就拒絕該項目，也不應僅因為華盛頓稱其具有戰略性就擁抱它。

必須用菲律賓的標準來判斷它：它是否創造了菲律賓的能力？它是否轉移了技術？它是否加強了本地產業？它是否仍受菲律賓法律管轄？它是否維持與多個夥伴的經濟關係？它是否保護社區和環境？它是擴大還是限制了戰略自主和獨立？

舉證責任在政府身上。公布協議。披露讓步條件。確認投資者。定義法律管轄權。禁止未經批准的軍事或情報用途。保障菲律賓的監管控制權。制定可執行的本地內容和技術轉移要求。

在此之前，公眾的懷疑並非反發展。當國家領土、公共資源和戰略獨立正在華麗詞藻背後被談判時，這是公民的最低義務。

無論如何，悲劇不會是華盛頓追求自身利益。悲劇將是菲律賓領導人再次將對外國強權的有用性誤認為國內的進步。

製造商向小馬科斯喊話 降低電力成本打擊腐敗

本報訊：菲律賓製造商歡迎小馬科斯政府的工業化推動，但表示降低電力成本和持續打擊腐敗對於提升菲國與東南亞鄰國的競爭力至關重要。

菲律賓工業聯合會在小馬科斯總統國情咨文前夕提出的建議中，敦促政府加速旨在降低營商成本的改革，同時確保基礎設施支出保持透明且不受腐敗影響。

該團體表示，高昂的電力價格持續使菲律賓製造商處於劣勢，特別是鋼鐵、水泥、化工和食品加工等能源密集型產業。

菲律賓工業聯合會主席伊莉沙白·李（Elizabeth H. Lee）說：「降低電力成本是使菲律賓製造業在東盟地區處於平等地位的關鍵因素。」

菲律賓工業聯合會肯定政府擴大可再生能源、現代化輸電網絡和審查能源政策的努

力，但表示結構性改革必須加快步伐，以降低公用事業成本並提升菲國的競爭力。

製造商還敦促政府持續反腐敗運動，稱廉潔對吸引投資和確保公共資金有效使用至關重要。菲律賓工業聯合會指政府對防洪弊案的調查為積極舉措，並敦促小馬科斯將反腐運動進行到底。

李主席說：「廉潔治理不僅是道德問題，更是經濟問題。它降低風險、吸引資本，並推動產業成長。」

該團體表示期待總統「完成他所開展的工作」，將反腐運動轉化為更好的基礎設施項目和更有效的公共資金使用。

菲律賓工業聯合會也支持海關局打擊走私和非法貿易的行動，稱加強執法將保護合法製造商免受不公平競爭，同時支持政府收入。

「矽和平」在菲律賓濱的高風險賭注

作者：安娜·馬林多格-黃（Anna Malindog-Uy）

「矽和平」（Pax Silica）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管線。它提議承載的東西遠更有價值，也可能遠更危險：關鍵礦物、半導體、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工業數據、先進製造業，以及無可避免的地緣政治影響力。

該倡議在菲律賓的核心項目，是計劃在新克拉克市設立一個4000英畝的工業與科技園區。它被宣傳為一個「黃金節點」，可能吸引數百億美元的投資，創造超過10萬個高品質就業機會，並將菲律賓轉變為先進製造業中心。

聽起來很壯觀。不過，政府的簡報通常也是如此。這個計畫值得認真考慮，因為菲律賓急需產業升級。數十年來，菲國一直以參與全球半導體產業為榮，卻仍集中在組裝、測試和低價值生產。我們提供勞力、土地和零件，而有價值的部分——設計、專利、研發、技術所有權和戰略決策——則留在別處。

如果「矽和平」能帶來半導體設計、先進封裝、礦物加工、機器人技術、研究實驗室、菲律賓人擁有的供應商和高薪工程職位，它可能是一個重要的經濟機會。但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如果」。

企業表達興趣並非具有約束力的投資。預估的就業機會並非實際員工。估計的出口額並非採購訂單。而動工儀式也不是工業化。

馬科斯政府似乎急於將此項目視為與華盛頓密切結盟能自動帶來現代化的又一證明。這已成為政府偏好的政治神學：任何帶有美國戰略標籤的事物，必然對菲律賓經濟有益。

這套教條很方便，因為它幾乎不需要

想像力。馬尼拉無需制定獨立的產業戰略。它只需等待華盛頓確定其需求，然後自願提供菲律賓的土地、礦產、勞工和地緣戰略位置。

這未必是發展。它可能只是附帶升旗儀式的轉包。政府必須首先確定投資者在法律上承諾建設什麼。哪些公司簽署了具有約束力的合約？實際有多少資本將進入菲律賓？他們將轉移哪些技術？將創造多少永久性就業機會？有多少職位將由菲律賓工程師和研究人員擔任，而非引進的專家？有多大比例的零組件將來自菲律賓公司？

若無答案，公眾就被要求為用消失墨水書寫的經濟預測鼓掌。更令人不安的是圍繞該園區的法律爭議。有報導指出，美國談判代表尋求外交式的保護以及可能在此項目中適用美國普通法原則。菲律賓官員後來表示這些提議已被拒絕，且該開發項目將仍受菲律賓法律管轄。這項澄清至關重要。一項提議並非協議，且聲稱菲律賓領土已被讓渡給外國管轄權是不負責任的。但該報導所稱的請求本身，就應該在菲國敲響所有憲法警鐘。

為什麼一個工業園區需要任何類似外交辭令權的東西？為什麼一個商業項目需要一個獨立的法律環境？為什麼在菲律賓土地上營運的投資者應免受菲律賓法院、勞動法規、環境規則或刑事管轄的約束？

經濟特區可以獲得激勵措施。它可以享有簡化的海關程序和長期租約。但它不會僅僅因為外國投資者偏好更舒適的法律環境就不再是菲律賓領土。

新克拉克市不是一個大使館、一個保護國，或一個擁有自己法理學的美國分校區。

因此，完整的框架協議必須公開。政府必須確定適用的法律、監管權限的範圍、土地使用期限和條件、稅收和海關優惠、環境責任、數據治理規則以及菲律賓法院的管轄權。

地緣政治層面

也無法逃避地緣政治背景。「矽和平」不僅僅是一個技術發展俱樂部。它是華盛頓在可信賴夥伴之間建立供應鏈、減少對中國依賴並確保高科技產業關鍵投入的努力的一部分。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這可能完全合理。美國正在追求美國的經濟和國家安全利益。任何嚴肅的人都不應為此感到震驚。更重要的問題是菲律賓領導人是否以同樣清晰的方式追求菲律賓的利益。

擬議的園區與半導體、關鍵礦物、人工智能、通訊系統和先進製造業相關。這些是民用產業，但它們也是具有明顯國防和國家安全應用的兩用部門。

現代的強權競爭並不總是穿著軍裝出現。有時它帶著投資說明書出現。供應鏈節點、物流中心、數位基礎設施、礦物加工設施和半導體工廠在軍事危機期間可能變得具有戰略重要性，即使它們並非正式的軍事設施。這並不意味著新克拉克項目是一個秘密軍事基地，對吧？但它確實意味著該園區是在一個衝突應急環境中被構想的，在這個環境中，經濟基礎設施日益被視為國家安全規劃的一部分。

因此，菲律賓必須問自己，它是在加入一個商業網絡，還是被指派在一個戰略圍堵架構中扮演一個角色。這種區別很重要。

如果菲國成為美國結盟經濟體的獨家製